

新刊權載之文集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三

唐權德輿字載之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公集序

昔舜禹之代殷肱昌言以祇承于帝修六府叙九功曰  
都曰渝交修一德殷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  
獒金縢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烈格于皇天自三代  
以還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  
公寅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繼熙光明居中一  
歲以至大病憇策尊名爲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

命公嗣子植爲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咨論  
叙德與以爲君子消長之道直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  
其時則彰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陳以  
據志氣公自門子秀士被服薦紳至于登大朝筦宰政  
四十年間作爲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不  
中節故有作威誠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銘攻匪人  
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誚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  
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  
之失其官守故有猫鼠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  
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發

爲雅誥刻於金石無媿辭康莊逸轍卓犖濟發九流六  
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敦乎若浮雲惟  
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  
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惇史升公  
堂與之君子多爲之譔錄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  
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  
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乂  
操柄者務通則弊以流縱私同以沒公是至於紀綱淆  
亂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其弊以隘則  
窮若惜萃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

墊大倫圯也及公平衡宰物爲之折中使文皇明皇之  
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軌道協氣宣臻而無疵腐  
爲仁由己善善若不及泝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  
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理蠱之易易也昔  
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  
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  
二十篇爲一家之言云爾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  
獻公李公文集序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

之動通天下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名代大君子  
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  
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祇  
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于極初未弱冠隱于汲郡共城  
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人嘗謂公曰  
叔父上隣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  
上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間關代故宣力匪躬勤于王  
家出蒞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冬官小司空剖符  
毗陵陟明于吳廉問風行爲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  
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

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灌臨攀而不淑豈  
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耶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偕  
投小宗伯書至內外埽之際自爲墓誌其間嚮三十年  
周旋官業與斯文相爲用大凡出於詩之風雅易之貞  
厲春秋褒貶且以閥麥鉅行爲曼辭辯麗可喜非法言  
故公之文簡實而粹清朗拔而章明書誌二篇感槩自  
叙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始有終至若嘉園綺施張出  
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邴丞相之倫或  
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賦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  
舉讓其他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

廟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指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  
申矩度如嵒邱元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  
公遺編者鬢鬢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虖以韓安國之忠  
厚多大略漢武以爲國器壺遂之深中篤行亦倚以爲  
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左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  
齷齪備位者相廷無虛日又况奇衰忮害崇黨蔽公丁  
子斯時道未大光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  
暴于天下神之聽之介景福子趙公纂承門訓宏大名  
器三命申樞爲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慶之言也  
信德與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爲同門生並時筮

仕于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兆展敬無容猥以疏虞承趙公惠愛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之風嘗陪宰政捧門中集錄屑涕見授詞不獲命謹直書以冠于篇

唐故尚書比部郎中博陵崔君文集序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闢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苟況孟軻修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譏揮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倫鬱然復興有古風列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

之中經紀萬事章明羣類不可已也殷之三說命周之  
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  
告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彝史克之駟馳吉甫之清風伯  
喈之無媿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  
叔向寓子產書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  
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不足者詞或  
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  
濟北相長岑令之後也曾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  
人考某以經明歷衛州汲縣尉虢州湖城縣主簿親沒  
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尚書演範易忘象及三國春

秋幽觀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  
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潔廉清方敦直莊明博見  
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爲彬蔚之文  
師遵六籍磅礴二漢不爲波流初間關隱約於河朔之  
間年殆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洎博學宏詞直言極  
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祕書連辟汧公北  
平王二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  
事錫以命服登朝廷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  
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終罷爲比部郎中十  
一年夏感疾不起其壽口十甲子其文若干篇閼茂博

厚菁華縝密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紀循吏政事則房  
栢鄉碣孫信州頌叙守臣勲烈則黎陽城碑劉幽州神  
道碑表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譏門中  
德善則貞文孝文誌碣二銘據志氣以申感槩則與李  
都統及二從事書纂乘門心法則大覺神師碑推人情  
以陳聖德則請尊號表鋪陳理道則有制策藻潤王度  
則有詔誥嚮所叙詩書說命駢頌而下君皆索其粹精  
故能度越倫類有盛名於代其他詩賦贊論銘誄序記  
等各爲三十卷如黃鍾玉磬宏璧琬琰奏於懸間列在  
西序其章章者雖漢庭諸公不能加也無溢言曼辭以

爲夸大無謂笑柔色以資孟晉婢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能容物孤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命之所賦也德輿蚤歲與君遊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石之陛常所論著備探簡編君之孤某旣除喪泣捧遺文見咨序引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

唐故尚書兵部郎中楊君文集序

周家忠厚文章備乎二代先師有郁郁之歎故周任史克仍叔吉甫之倫生焉漢氏剗煩苛宏利澤訓辭深厚議論闊大故賈誼揚雄司馬遷相如之才出焉唐興幾二百歲紹周漢之逸軌以文華國猶雲漢之爲章于上

江漢之爲紀于下九功成焉百度貞焉王澤浹洽故斯文煥發秉筆之士皆欲沂末流而挹清源披埃塈而棲顛氣至若詞合雅言中倫經通而不流博富而有節潔靜夷易得其英華者其宏農楊君歟君諱凝字懋功孝悌絕懿中和特立蚤歲違難於江湖間與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儒行東吳賢士大夫號爲三楊易象之懿文孔門之言詩皆生知之舉進士甲科賢公交辟由校秘書四遷至冠柱後惠文徵拜左史歷司封員外左司郎中不附離權右陰爲所中以介外相師律非君莫可他日計事如京師復命于梁會其帥旣歿軍司馬代

之詔未下兵火氣燄殺人以逞明神祐善獨脫死地中  
賁人持尺一詔書徵還燕居四年不交人事磅礴三古  
推明六義措迹愈退而屬詞愈精時恭履捐館一紀君  
與嗣仁倍手足之愛壬午歲嗣仁以中執法廉湘中七  
郡風俗君起家爲兵部郎中伯仲昌大輝華中外方將  
秉迅驟靡赤霄極文采之用爲太平嘉瑞協書命於幕  
訓薦聲詩於郊廟命屈其才未如之何君嘗以爲尙氣  
者或不能精密言理者或不能彪炳鏤蒸獎景鍾與緣  
情比興者或不能相爲用仲宣體弱公幹未遒才難而  
力不足從古所病故懋功於六經百氏之中如良金巧

冶鍊在手而又施局防隄約束恬然而據上游坦然而蹈中行其敘事推逕抗今据古多而不煩簡而不遺彌綸條鬯無入而不自得所著文一百四十餘篇歌詩倍之皆天球大圭竒采逸響不待數珩珮璜玦之目然後知其妙噫自天寶已還操文炳而爵位不稱者德輿先大夫之執事趙郡李公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時盟爲詞林龜龍止於尚書郎二千石屬者亡友安定梁肅寬中平夷朗暢傑邁間起博陵崔鵬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雜二君者雖嘗司密命裁贊書而終不越於諫曹計部今懋功亦以中兵下大夫奄忽不淑豈造物

者不與其全歟復舛錯歟此吾徒故人所以索然出涕而有百身之痛也嗣仁類其文爲二十篇緘詞甚哀猥見授簡以德輿早辱厚善忘其不能其代德家法與踐履始中終之說嗣仁刻石紀墓旣詳言矣徒采其述作大旨直書以綴于篇

唐故漳州刺史張君集序

善乎楊子雲之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亦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至若言天下之事業美盛德之形容皆源委於是而派流浸大然則體物導志其爲文之本歟清河張登剛潔介特不趨和從俗循性屬詞發爲英華秉

直好靜居多隱約始以中褐辟歷衛佐廷尉平監察御  
史罷去家居以薦延改河南士曹掾滿歲計相表爲殿  
中侍御史董賦於江南無何授漳州刺史居七年坐公  
事受劾吏議侵誣胸臆約結感疾不起悲夫君以偉詞  
逸氣滯於輿條之下又疾卑謂細人白黑大明矯枉憤  
厲往往過正故其賦有云鶻必鬪而知斃龍就屠而不  
馴又云賤而榮兮跌而喪痛一世之紛綸皆所以感槩  
頓挫放言而兆憂賈禍恒必由之二十年間數免希遷  
志力相整斯亦從古才士之所患也與夫脣肩令色坐  
取曠貴者豈同日哉所著詩賦之外書啟序述誌記銘

誄合爲一百二十篇相如之形似二班之情理公幹之  
卓犖經奇景暢之鏗鏘葱蒨升堂睹與我無媿焉自古  
富貴而名磨滅者何可勝紀如張君求居寄別懷人三  
賦與徵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予嘗吟咀於唇吻  
之間以爲儻有經梁昭明之爲者斯不可遺也已曾不  
得登金闈玉堂備言語侍從之列伏守海郡廻阨終身  
可勝歎耶君之孤宣猷以予建中初同爲丹陽公從事  
捧持遺文拜泣見託開卷三復追懷舊故誄言擊節鬢  
鬚如聞列子左方傳諸好事云爾

唐故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况本於元覽發爲至言言而蘊道猶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至者遺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倚帝山閱覽古先遐蹈物表芝耕雲臥聲利不入天寶初元纏鶴書徵至京師用希夷啟沃脗合元聖請度爲道士宅於嵩邱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道授昇元王君自玉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

救物爲王者師十五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宗在宥天下順風祈嚮乃獻元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蔽澤爲樂得請夫幾盜汙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湖河息天柱隱機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公歌詠於紫芝宏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詩與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審神挫銳爲本至於奇采逸響琅琅然若戛雲璈而凌倒景崑崙松喬森然在目

原缺

近古遊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惣論谷  
神之妙則有元綱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  
可學論疏淪滌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修  
胷中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抗  
章寓書贊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  
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  
大歷十三歲直鶴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  
室之中門弟子有邵冀元音率籲其徒寧神于天柱西  
麓從其命也冀元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剝心遺  
形太原王顏嘗悅先生之風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顏

爲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爲三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秘府  
厥後冀元得其本以授予請刊其徑庭庶傳永久其有  
逍遙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編至若挺神奇祐物怪告  
鍊蛻之地合肝鑿之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徒采  
獲斯文以序崖略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三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四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唐故通議大夫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上柱國  
權公文集序

叙曰三代之理曰忠敬文文之爲也上以端教化下以  
通諷諭其大則揚鴻烈而章緝熙其細則詠情性以舒  
憤懣自孔門偃商之後苟况孟軻憲章六籍漢興劉向  
賈誼論時政相如子雲著賦頌或閑侈巨麗或博厚適  
雅歷代文章與時升降其或伯仲之間齊名善價以德

行世其業以文學大其門則又鮮焉公諱若訥字某天水略陽人其先武丁生子手文命氏在殷周間爲諸侯國楚滅秦遷始居汧隴甘泉安邱之明德宜昌鄜城之勲力胙土啟封三葉彌大以至平涼公文誕生滑州巨城縣令崇本卽臣城府君第二子純嘏粹氣積爲清和文誼內富英華外發弱冠與伯氏無待叔氏同光同游太學連登上第由是士林風動一時嚮慕言文章者實歸公門永崇開耀之後以人文求士應詔累踐甲科極天人之際陳教理之本堅疏古義納忠本朝自晉州霍邑縣尉四遷至咸陽尉由右補闕拜起居郎在中宗時

嘗以禁中書籍編脫繆詔朝廷文學大官十人繕正之  
而公以秩卑名重特居其遙時拜貺於執事者公曰此  
君命也又何私焉比及已事彼皆轉職獨用砥矢之道  
不得居中出爲蜀州司馬改梓州長史彭州別駕吾道  
一貫虛舟其心士師之退紺恬然海沂之詠謌日茂拜  
歙州刺史遷桂州都督梓州刺史用中和清淨之政化  
悍戾剽輕之俗三郡靄然有鄒魯之風方謂入掌典謨  
訓誥之文外當十聯九牧之寄壽違其量自古同悲以  
某年月日奄捐館舍享年若干而伯氏官土城都尉叔  
氏官至長安丞皆有盛名而無豐祿此其所以爲善者

惑也公自布衣時與許國蘇公友善自彭原上計至京師而許國當軸道舊歡甚謗詩祖或諗公加敬異數且以爲孟晉之機公曰交道舊矣豈遷於物若然者是薄蘇公也所不忍爲處之如初禮不暫屈其持操前定皆此類也知陳伯玉於下輩卒成大名其他所與游者皆鉅儒宿學天下賢士公歿後二十餘年德輿先人筮仕河朔始類公之文章爲三十卷成都府君長安府君各二十卷未遑序引遇幽陵兵亂故其篇皆亾德輿旣亂而孤莫知世德逮志學之歲距公之下世年愈四紀詰謀於諸父兄故德善行義不得其詳至大厯末方獲其

文百餘篇其學富其才雄有賈生之正相如之麗大抵以彩錯峻拔使善否章明爲主至於怊機捷於動用以口其情則棲隱賦歸山賦體物比事極風人之麗則則喜雨賦悲秋賦倣儻闊達以文藝自任則詣樂城公奏記上吏部裴李二侍郎書叙家風世德以識幽壤則司田大夫水部員外二世父墓誌紀時賢循吏績用行實則劉馮翊碑梁萬年鄭拾遺誌銘緣情遣詞寫境物而諧律呂則寄蜀中舊遊詩蜀國吟擬古橫吹曲其餘表牋啟銘贊序述合而類之列爲十卷蓋於公述作三之二也幸而異日盡獲公之遺文則當求主文者爲之序

錄今姑舉其官命事業書於篇第之初以自識云謹叙

唐故徐泗濠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檢

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徐州諸軍事兼徐州

刺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上柱國南陽郡

開國公贈司徒張公集序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齊載  
康哉之臣周宣王脩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烝人  
賦韓奕清風大雅之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卿大夫感物  
造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志然則元侯宗工作  
爲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司徒

諱建封南陽人簡廉疏達信厚誠直秉心可大以禮義爲子樞非道不處視圭組猶梯稗以褐冠博帶游于京師當時賢士公名卿盛服先生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渴贊師律於盟津大鹵之府由察視主柱下方書朝廷以州部要害選難符守歷巴陵陟壽春婪婪反慮壞地相接衆寡懸絕物情不支斬其使者以徇傳首於行在所屏翰淮海我爲金湯選貳觀望者革心服義而東夏安矣加地進律察廉三郡授鍼貞師蒞于徐方就加六職端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艱貞光大也如是昔左丘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

之輿也人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徇  
忠明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  
章灼故其辯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別  
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  
勲代表丘隴銘器叙事放言詣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  
詩特優有仲宣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灑  
無際而无瑕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觀也獻朝天行一篇  
因喜氣以摅肝膈覽其詞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  
宗皇帝紓天文以送別湛恩異倫輝動中朝至於內庭  
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爲一時之盛夫文之

病也或牽拘而不能騁或肆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心  
匠揮斤細故英華感槩卓爾其闋大析理研幾泊然其  
精微全才逸氣與勲力相直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  
宜之故尚書克家纂業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隸鄭  
人之賦緇衣大君推恩善善春秋之義也永懷先志乃  
集遺文以德輿嘗承司徒之歡表列編次凡二百三十  
篇承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唐故尚書右僕射贈太子太保姚公集序

文章者其士之蘊耶微斯文則士之道不章不明又况  
宗公大君子綱紀百度琢磨九德以至於經大猷斷大

事不由此塗出者猶瞽之無相歟蓋脩之有本末得之有薄厚耳至若推於心術暢於事業行顧言言中倫者太保有焉太保姓姚氏諱南仲吳興人博究今古安舒方重外清和而內剛明有直質而無流心學于詩之愷悌易之貞厲且曰史魚仲山甫吾之師也故以之脩身以之懿文其遜志肆業通達強立則博約以明義類郊居宴息勇退肥遁則吟詠以達情性詳延特起對有明法拾遺補闕在帝左右義激於中書陳於前肝膈悃幅以盡規爲已任切於時病者皆精爲上言之疏兩河安危夷門要害盍建元侯以屏東夏疾吏道雜而多端條

陳選部官人之法載下飢旱舉成湯六事凡如此書數十上請故卜貞懿皇后陵地一篇尤深切著明武皇嚮納被以命服因詔侍臣極言得失宰臣上賀百執事聳視以爲雖神爵黃龍炎漢紀年之瑞不若是也周旋臺閣損益文憲由左馮翊理陝州教化清平分閫東郡閑邪秉直志氣所申勇若諸賁天下之人稱焉竟以貞勝而登端右是皆立誠居業言而履之之効也故其含章匪躬諷議居多其他則謌詩有逸韻叙事爲實錄皆据根柢而无枝葉憎憎然君子之儒之言其在是乎昔公之理海鹽而介浙右也德輿方儕於吳辱忘年之歡贊

叨貳六職而公入踐師長馨香茂實耳目聞知公嗣子  
太僕主簿袞孝謹而文采懷罔極捧公述作二百篇列  
爲十編以論次見授故粗舉公之所履與爲文之旨而  
叙之云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四終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五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左諫議大夫韋公詩集序

洙泗門人登四科者唯稱端木賜卜商可與言詩以其善於取類敏以喻禮然則緣情詠言感物造端發爲人文必本王澤貞元十二年夏四月庚辰皇帝御麟德殿命通儒碩生與縉黃上首雜論奧疇互相發明由是京兆韋君以四門博士召見三元六學博辯闊大精義具舉宸心乃渝尋獻七百字詩一章詞華彬蔚詔旨優答

浹日投秘書郎踰月遷右補闕未半歲拜諫議大夫其  
於以文發身以直事君言語侍從論思諷諫賈生當受  
釐之間方朔擅不窮之智近臣遲命榮冠一時薦紳競  
勸巖穴皆鑿初君年十一嘗賦銅雀臺絕句右拾遺李  
白見而大駭因授以古樂府之學且以瓊瑤軼拔爲己  
任至弱冠迺喟然曰四始五際今旣遠矣會性情者因  
於物象窮比興者在於聲律蓋辯以麗麗以則得於無  
間合於天倪者其在乎彼惠休稱謝永嘉如芙蓉出  
水鍾嶸謂范尚書如流風迴雪吾知之矣遂苦心藻慮  
儻詞比事纖密清巧度越羣倫嘗著天竺寺十六頑魯

郡文忠公序引而和之使畫工圖於仁祠摘句配攬僧爲絕勝又於江南著臥疾三十韻晉國忠肅公手翰以美之曰卓爾獨立其在我韋生乎其爲名臣宗公所稱賞如此又與竟陵陸鴻漸杼山僧皎然爲方外之侶沉冥博約爲日最久而不名一行不滯一方故其曳羽衣也則曰遺名攝方袍也則曰塵外披儒服也則今之名字著焉周流三教出入無際寄詞詣理必於斯文自貞元五年始以晉公從事至京師迨今十年所著凡三百篇嘗因休沐悉以見示德輿鄙昧不能言詩徒以掖垣之寮辱命爲序豈愛之厚而忘其不能與前此論著別

爲篇第後此者方紬懷仙章句而不復賦人間之事矣  
今茲詩集以類相從獻酬屬和因亦編次且以聖誕日  
麟德殿三教講論詩爲首凡十卷云

魏國公貞元十道錄序

序曰自夏書禹貢周官職方漢志地理厥後史臣繼有  
其書國家將九夷不冒四海梯航暨朔過前古遠甚相  
國魏國公明誠助化育奧學窮今古百揆師長十年樞  
衡贊端拱無爲之風以宥天下王佐盛業論著形焉嘗  
以爲言區域者闊畧未備或傳疑失實於是獻海內華  
夷圖一軸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盡瀛海之地

窮鞮譯之詞陳農不獲之書朱贛未條之俗貫穿切劘  
靡不詳究開卷盡在披圖朗然又提其要會切於今日  
爲貞元十道錄四卷其首篇自貞觀初以天下諸州分  
隸十道隨山河江嶺控帶糾直割裂經界而爲都會在  
景雲爲案察在開元爲採訪在天寶以州爲郡在乾元  
復郡爲州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貢賦之名物廢置升  
降提封險易因時制度皆備於編而又考述其疆理以  
正謬誤采獲其要害而陳開置至若護單于府並馬邑  
而北理榆林關外宜隸河東樂安自乾元後河流改故  
道宜隸河南合州七郡北與隴坻南與庸蜀回遠不相

應宜於武都建都府以恢邊備大凡類是者十有二條  
制萬方之樞鍵出千古之耳目故今之言地理者稱魏  
公焉公之意豈徒洽聞廣記以學名家而已哉蓋體國  
遠取不出戶而知天下親百姓撫四夷真宰相之事也  
凡今三十一節度十一觀察與防禦經畧以守臣稱使  
府者共五十列於首篇之末其三篇則以十道爲準縣  
距州州距西都書其道里之數與其四鄙所抵其事覈  
其言詳閱覽默識精微錯綜斯爲至矣德輿忝披垣之  
屬承公話言吁衡屈指珠貫冰釋辱命授簡書其大端  
輒罄斐然之詞豈揚不朽之業時貞元壬午歲夏四月

謹序

崔衛二侍郎詩集序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羣以比以興清河崔處仁河東衛從周於是又有清秋仁祠往復十七韻之作初二賢皆以秀造分校祕府宏文之書貞元初同爲渭南尉聯曹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廷旋歸稅駕於斯國門勝槩康莊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爲咽喉外煩埃壘中孕閑曠晝懸清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鐘聲深夜之月露眺聽寂寞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

絲相和孔翠翔集盡在是矣厥後同爲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爲翰林學士處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旣而處仁西垣卽真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卽真俄掌貢舉實爲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爲吏部侍郎從周爲兵部侍郎重九休澣聯鑣道曹永懷曩篇二紀於茲慮屋壁之郤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爲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閭達人倫龜玉更爲王陽迭爲田蘇便蕃清近烜赫章大其於爲霖爲礪四方之屬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英華之所據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爲諫官同掌書命相繼典

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之助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旣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暮春陪諸公遊龍沙熊氏清風亭詩序

莫春三月時物具舉先師達賢或風於舞雩或禊于蘭亭所以暢靈情滌勞苦使神王道勝冥夫天倪吾徒束支體于府署以簿書爲萃桔有日矣故因休沐之暇考近郊之勝郭北五里有古龍沙北下有州人秀才熊氏清風亭蓋古容州牧戴幼公前倉部郎蕭元植熊氏之業文尚茲境之幽曠合資以營之創名以識之五年矣

初入環堵中有琴書披篁躋石忽至茲地鄙章二江派  
於趾下匡廬羣峯極目於枕上或澄波淨綠相與無際  
或孤烟歸雲明滅變化耳目所及異乎人寰志士得之  
爲道機詩人得之爲佳句而主人生於是習於是其修  
身學文固加於人一等矣况其志勵於螢雪之下業成  
於薪水之餘則甲科令名如在指顧是會也有御史府  
楊君薛君環列崔君校理魏君皆以文發身或再戰再  
克子與皇甫君不由是進亦陪其歡虛中曠然取樂名  
教如主人趨隅拜下恭敬得禮請酌古道徧徵歌詩因  
曰自十數年間佐是府者騰陵沓冥離會靡常衆君子

用牽乎時未始有極然異日之適非今日之適也至若  
心同於內迹膾於外交臂瞪視吾喪我於此亭者一生  
幾何是不可以不紀乃次詩於屋壁各疏爵里以爲清  
風亭故事云

蕭侍御喜陸太祝自信州移居洪州玉芝觀詩

序

太祝陸君鴻漸以詞藝卓異爲當時聞人凡所至之邦  
必千騎郊勞五槩先饋嘗考一畝之官於上饒時江西  
上介殿中蕭侍御公瑜權領是邦相得歡甚會連帥大  
司憲李公入覲於王蕭君領察廉留府太祝亦不遠而

至聲同而應隨故也先是常舍於道觀因復居之竹齋  
虛白湖水在下春物萌動時鳥變聲支頤散髮心目相  
適蕭君悅其所以然也旣展賓主之貺又歌詩以將之  
其詞清越鏗若金璧得詩人之辯麗見君子之交好詩  
旣成而太祝有酬之作往復之盛粲然可觀客有前法  
曹掾崔君茂實文場之舊以六義爲已任攘臂援筆而  
爲和者惟三賢師友風騷迭爲強敵志之所之發爲英  
華其於奇正相生文質相發若笙磬合奏組織交映君  
子曰侍御唱之太祝酬之法曹和之是三篇也不可以  
不紀况合散出處之未始有極耶以鄙人嘗學於是俾

冠以序其或繼而和者用先成爲次云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五終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六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送張僕射歸徐州序

送袁中丞持節冊廻鶻序

送張閣老序

送韋中丞使新羅序

送裴中丞序

送安南裴中丞序

送仲員外序

送殷員外出守均州序

送陸使君序

送許員外出守郢州序

送建州趙使君序

送杜少尹赴東都序

送袁相公序

送張僕射朝覲畢歸徐州序

大君子所以貴者道合于上化流于下得時大行求福  
不回而已僕射南陽公鎮徐方十年師貞人和拜章請  
觀冬十月四牡彌戈至於京師或誦其德輝或歌其事

功直道相賀懦夫立志公始以褒衣儒冠游公卿間仁  
義博富名聲籍甚其後擁傳佐戎專城靖人福以至德  
惠之美利臨駭機以激大順奮州師以摧劖虜淮湖之  
間嶷然保障陸明加地再命元侯康衢自隨於趾步枉  
道不萌乎心術而文鋒師律奇正相合以氣爲主與古  
爲徒故其緣情放言多以莫耶自况然則天下之肯綮  
適所以資公之斷割耶上之注意也深公之誠慮也至  
貢端誠以無隱沃宸慮如合符盡直於內詭詞於外日  
降慶賜載淹施旌元正前殿之賀中和內朝之直鏘鏘  
鸞聲湛湛露斯雖韓侯入覲吉甫燕喜無以過也迨茲

春半受命言旋中朝賢士大夫皆舉酒爲壽徵詩爲禮  
蓋悅公之風而惜別也德輿辱當授簡詞不逮意姑以  
拔垣所賦類于左方云

送袁中丞持節冊迴鶻序

國家用文教明德懷依外區今年春迴鶻君長納忠內  
附譯吉語于象胥復古地於職方方帥條其功實聞于  
天子乃擇才臣以宣皇仁于是詔工部郎袁君加中憲  
之重被命服之貴將行又拜祠部郎中有司具儀法持  
節冊命所以新其號而厚其禮也中丞端淳而清文敏  
而誠才以周物智以達變識柔遠之五利能專對于四

方攝衣登車不問夷險朝賢縉紳是以壯其志而嘉其忠且滇池昆明爲西南雄都嘗樂聲教是焉纂修奇功自效願爲保障方今規摹宏太八表一家然則俛首以帥化者吾君受之而不阻勤人於遠畧者吾君薄之而不務彼唐蒙開地爲好事之臣諸葛渡瀘蓋一方之利况今文武吉甫鎮安蜀都而中丞將大君之禮命固殊隣之職約德行言語實在是行使邊人緩帶安枕無煙火之警酌古經遠才者能之金章瑞節光耀原隰近臣主文乃頌歌詩鄙人不腆忝記言之職故西南之冊命使臣之優詔皆得書之授于史官又嘗與中丞同爲江

相傳之文集卷三  
西從事辱命內引所不敢辭

送張閣老中丞持節冊弔新羅序

秘書少監張君旣受詔以執法持節錫命于北方弔其告終嘉其稱嗣致賜喻旨以宏天覆長幼養老以遂人和旁達休嘉上應古始聖人之道也况中丞用文學政事敏知達才彌綸諷議官業以序而又修史氏之職且逾一紀國家有殷薦嚴配之典必相其儀有受詞專對之重必將有命蒞事不惑居常讓夷是行也知其習俗中其宜適粲然而接之以文驩然而加之以恩廻車伏奏可以光大南宮衆君子固以類其歌詩陰方之氣俗

四牡之踐履考功郎苗君序之詳矣掖垣寮舊又申以  
七言鄙夫承君之歡辭則不腆亦旣辱命俾次羣篇是  
用直書納諸橐中而已

奉送韋中丞使新羅序

昔鄒魯之謬以簾金不如者蓋一經耳今中丞文博究  
其五皆可名家則扶陽重侯之儒術爲踐修矣自外臺  
從事不四三年歷左史尚書郎其取青紫易於地芥前  
此以盈津貞師則授以司武今茲以雞林纂代則俾之  
錫命藉奏議以中輟擇專對而遂行行止之間有以見  
文敏歸重也太平尚仁多識古訓訏終諳嗣禮之重者

宜乎以儒冠智叟弔祠臨存佩二印捧三冊使有載之外家肥德治將渥縟之命視勤遠如夷其忠信歟三臺雋彦歌詩謙較至若辰韓息愾之俗懷方象晉之道譯賓將治驥之盛致賜諭旨之榮自原隰之華至溟漲之大雲氣海物昕昏變化衆君子言之詳矣中丞以佐曹陳君之歷司封郎也今爲之代以德輿之忝駕部郎也又爲之代凡兩掖所賦盍偕序以爲好宜徵作者猥及鄙人直書粗畧敢謝不敏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裴兄居諫大夫五年休閒藉甚其於匪躬據古切劘獻

替拔墮衆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闕而莫知其所以言者  
然則發舒純誠宏大聰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耶每  
漢廷大僚與六官貳職之缺羣情屬目俟其授受久矣  
壬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清憲衷以命服周行  
諸公以爲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前  
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慮安樂之不稱凡所以輒  
近臣惠遠人之旨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代兄求三歲  
之理又以見首公急病而忘其勤遠淹卹然後諸公知  
惜別爲細而感恩爲大在此行矣自牂牁通道夜郎置  
吏以示綏懷以安剽輕失其理則蕭然愁擾得其和則

懼然感悅方畧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直信粹清  
廉白爲仁由已不改其度使大化淳流在明誠洞開堆  
人情以賦政便習俗而不擾彼四境之內如熟待灌如  
水走下史臣操簡以傳循吏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  
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未間則褰赤帷飲醇酒宴宴言  
笑中無町畦雖鬱蒸霧雨之候無自入矣大丈夫被薦  
紳彰華纓宏宣職業無有遠邇則嚮之玉堂清禁論思  
侍從與今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  
中外之異耶祖軾醉宣言相勉在加飧寓書而已至  
山川風物與騷雅瞻望之歎皆備於詩人所賦古茲不書

送安南襄中丞序

士君子循道致用感恩宣力則萬里如咫步溟波猶康莊况金印照路伏熊載軾提封甚濶命賜甚厚此襄侯所以抹笑就道視交州如衡輒之前則天時之溽熱地理之迥遠皆細故也初襄侯夷退燕息未嘗角逐於有司且曰不試則已豈能自售其後累以惠文法冠爲戎輅上介甫登中臺旋鎮南服蓋純鈞百汰不自閉於匣中明矣今天子惠慈元元邁唐虞之風鄙夫司言九年玷辱清近顧不能裁成謨訓著一代典法耗竭虫鄙爲明時羞思得上分憂歎下布條則使四封之內列郡

和洽斯亦大丈夫之事也因君是行聊復起予追思往歲攜手相樂與蘭陵蕭元植范陽盧載初宦遊出處多在江介索然物故何可勝言又想夫楊柳古濱稼陵仁祠寒食促膝歡言舉酒晦明威馳忽二十年各乘風波時一會合今日出祖話別在加食自愛而已至若馬文泉之功畧士威彥之教化憬俗裔人納諸掌握明珠文犀視同涕唾皆裴侯穀中所蓄也不復煩言

送主客仲員外充黔中選補使序

選部每歲以四才三寶銓署羣吏每三歲則有詔以諸曹郎分命南轍調其仕次有黔江辰溪十五郡五十餘

城賦其吏員便其習俗主客郎仲君實司之君始以岷  
峨諸生獻賦京師因文章典義濬發聲實自解巾校文  
三四遷至博士尚書郎遠於禮籍推本今古乘疑缺微  
者皆折中焉敏於奏議練程達品肯綮窮郤者每游刃  
焉則南方之職業必序縣道必理固其殼中之細者况  
孔門之果於從政大雅之古訓是式皆子之家法也又  
何所規昔司馬長卿以駟馬車歸故里有郊勞賀弩之  
榮今君道劖門抵左綿銅梁玉壘喬木可辯畫錦星輶  
其樂何如又想夫歸自涪陵出於南荆沿巴峽之風水  
冒陽臺之雲雨昏旦萬狀發於歌詩凡今澆酒祭軒者

不可以不賦

送司門殷員外出守均州序

春二月武當耆老相率詣丞相府請以司門郎殷君爲  
郡相府嘉之以其詞敷闡先是君嘗佐廉問於漢南會  
是邦缺守乘傳權領實有美利浹於人心懷恩咏歎久  
而彌結上方酌漢宜故事綜覈名實有分符竹以主郡  
國者初必召問以觀其言退而考察以質其效從人之  
欲卽曰詔下中朝相賀以爲有古道焉且君富於文誼  
恬於利欲比興聲律播於士林故二十年間官薄不遷  
令問茲大去歲甫爲尚書郎今茲持郡節動靜之道較

然不迴曠夫父母一邦化條在已以此爲政不亦重乎  
阜安之而平其吏由訓理之而示其典法用少卿之政  
徐考便宜行次公之道不從靡密由前日之理術首凡  
今之績課彼東觀論著之臣方操簡冊以待循吏得不  
務乎君子於是舉也上美朝廷之命順於人下嘉武當  
之叟達於天則殷君之道從而可徵矣王城東南千里  
而近新紱在服兩轡有輝郡齋佳句佇與報政偕至吾  
徒賀徵拜之不暇又何愴焉蓋用歌詩爲禮以附其至  
送歙州陸使君員外赴任序

始予與公佐俱以圓冠襯衣息偃於江湖間練塘鏡溪

樂在雲水師心自放相視莫逆其後則攻過內訟知道  
不遠人洗其初心虛以順外逮四三年又俱以法冠翹  
車爲諸侯賓攝衣塵中與俗駕並馳間關道路離憂多  
而歎言少七年詔書以禮官博士徵鄙夫於吳十六年  
以尚書祠部徵公佐於越其間間闊忽焉十歲心期寓  
書常若對面中朝大君子皆以推轂爲已任未至如缺  
然亦旣覲止笑與抃會月未再朞麾幢在門由是大夫  
之賢者士之仁者皆惜其去以公佐有端操直質無巧  
言諧笑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也今天子加恩元元慎  
重吏師則列郡長人不輕於中都官明矣况宣城有賢

長帥以廉風俗新安有佳山水以資勝踐爲仁由已賦  
祿且厚此皆不期至而至者然則表課陟明疾若傳置  
行當以尺一徵書奪於是邦邦人雖欲遮道借留未由  
也已又惡用今日少別爲戚戚耶公佐齋神自愛以俟  
良會

送水部許員外出守郢州序

吏二千石與中臺郎循良雋茂旋相爲重在其推擇所  
切而已故叔載以文術而居郎位以吏理而分郡節時  
所重難輒居選中其初以獻賦射策取甲科如地芥交  
諸侯之聘車不輟輒縕外臺察視入佐著作休聲日揚

乃擢建禮與伯氏左曹尋相雖濟濟於公朝怡怡于  
閨門士君子詠歌屬和以爲榮觀昔鄖中之客能爲陽  
春白雪之曲洎梁水部郎何遜文含清律重于江南今  
叔載有必類之詞比興溫雅其於宦遊宜乎典水曹而  
牧郢人也况漢南長帥風行列都郡守清靜公廉遵詔  
條而已以叔載內平夷而外質重不佻不流佳言析理  
亹亹可復施於列藩如發硎投刃况得漢南之歎舊矣  
又何疑於報政耶大則以尤異徵細猶轉遷劇郡皎然  
前知不足爲賀觴酒祖輶姑以紓居者之愀愴云

送建州趙使君序

予嘉趙侯者在京下十餘年祿甚薄而心甚泰操利權  
燭灼可以顧指變化者趙侯故不遊其津退然自是鄙  
夫識之曰斯可以爲君子矣今茲以蘭臺郎滿歲佩二  
千石印綬受明天子面命牧茲建人爲仁由己斯亦不  
細是邦爲東閨劇地故相安平穆公嘗理焉穆公子之  
戴侯也故能言之當孝文避狄時巡之際移書四方詞  
義憤切密疏尋問請以州師赴蹈凡穆公所以彰大名  
操大政者皆建之爲也趙侯於斯時實爲從事賓榻虛  
左得之甚歡凡趙侯所以令聲籍甚四征交辟者由穆  
公發之也今日幢蓋昔時山川存問遺老淒涼故事至

止之曰情何可言屬者狀往行於考功易嘉名於博士  
斯亦士君子盡誠於所奉其可誣耶頃子忝職西垣殆  
將十歲草列郡命過於百數每發緘含毫未嘗不暢然  
慎重以其四封之內性命所繫故也或歎趙侯官尙屈  
而地頗遠予以爲不然昔孔門諸生以蒲莒單父著稱  
况諸侯之貴乎東漢循吏以交趾九真報政况建溪之  
邇乎則趙侯旗軾之間猛鷺飛伏勞徧所及鰥孤樂康  
陟明善價如建瓴水雖欲勇退知止其可得乎南轍計  
日祭輶卽路白晝美錦如歸故鄉行矣趙侯當以書札  
爲念也

奉送杜少尹閣老赴東都序

叔通之於文學政事若雄鋒百鍊寥寥中節頃由東曹郎給事黃門俄以中執法守上洛得幹支郡視方任焉及今亞尹洛師實顥府政冬十月至自繞雷來朝京師三接面命出車就道凡所以慈惠東人者得悉數焉以叔通之華資茂實而須長師於後命者蓋使洛邑耆老周知功化然後尺一詔條焜耀恩禮夫如是則吳公之理平第一不復專美於前書矣又豈以旬朔疾徐爲叔通道耶岐燕元老理具惜別文昌六職夏官卿趙公而下舉白出祖交歡道舊鄙人病不能醉亦笑言擊節於

其間衆君子皆賦愧序引之辱

送袁尚書相公赴襄陽序

皇帝惠慈元元夙寤晨興東求官師寄重方國發未詔  
書以地官淮陽公撫封于漢南公以全才碩望爲上所  
器任故命相之初公登右輔維藩之選公在東郡徵還  
不累月而推轂于茲中外宣力安危注意其以導迎休  
和輝耀光明愷悌四鬯英華外發心誠求之無不及焉  
洪範之有猷有守中庸之不疚不跔申伯之柔惠且直  
次公之外寬內明皆優爲之贊畫辰告節印照路漢廷  
公卿留歎不足少傅榮陽公首爲詩文二百言以餞榮

賜公貴仕三朝纂秉國成辭巨源之啟事就子房之優  
佚迅發麗則如黃鉏白珩襄峴之風物會離之情狀盡  
在是矣方今堯舜在上理臻平明罷宰政之臣或寄崇  
元侯或服在大僚然後見南國滔滔之盛大廷濟濟之  
美鄙人以鴻私寬宥猶汙文昌宮方謂與公入奉朝請  
歸聯衡輒今則命賜倍厚豈敢復以少別爲愴耶六曹  
官諸曹兩披近臣侍繼榮陽之唱者凡若干篇列于左  
方春二月禮部尚書扶風郡公權德輿載之序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六